

我的平原高山和大海

□单士兵

旧历的年底最像年底，虽然看不到故乡村镇的新年气象，但城市渐渐稀朗的马路，密密匝匝的红灯笼早就点燃了年味。人的身体和灵魂，总有一个在返乡的路上。

心安之处是故乡，只是最难是心安。每到春节，内心总会回响那首《异乡人》：“不知不觉把他乡，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，不经意遥望远方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我的内心又隐隐不安，因为回不去了。

我的故乡在平原，在高山，在大海。平原之阔，群山之高，大海之远，让我这个扶老携幼的中年，心向往之，力有不逮。

我出生在江苏淮安，在苏北平原那片如花似玉的原野上，人间草木、庄稼牲口、河流村庄以及躬耕在大地上的人们，都成为我人生最美丽厚重的底色，也是我梦里永远磨不掉的风景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故乡，一边做高中语文老师，一边给文学报刊写稿。我供职的学校对面是一所学院，当时，同龄人徐朝臣正在那里憋着文学的大招。我因为发了不少文章，就调到省城工作。从故乡到省城，从文学到新闻，一路前行一路转身，丢掉了最初文学的梦想，踏上复杂漫长的新闻之路。

初心总是会时不时跳出来敲打灵魂。在我进入南京日报前，作家毕飞宇刚离开那里，去专注于文学创作。多年后，徐朝臣和毕飞宇相继拿到了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。他们的根，就在我的故乡苏北平原，他们的梦想都长成了参天大树。这段时间，我在做“写在茅奖边上”这个专栏，发现一些茅奖作家曾经就在自己人生边上，也更加懂得，守护梦想才能让人拥有飞翔的力量。

如今，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苏北那个小村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离家三千里，满心负罪感。我漂泊过几个城市，定居重庆十余年，这里成了孩子们的故乡。带孩子回淮安，有时真是一件既奢侈又艰难的事。大儿子若谷第一次到淮安就大病一场，小儿子若朴头一回竟住进了医院。炎热和

寒冷，人情和水土，奔波与劳顿，都是回家难。

世间哪有什么不服从的江湖，迁徙和定居很多时候不过就是无奈的命运安排。安家重庆，人在山城，从平原到高山，对我来说，有梦想的牵引，也有现实的屈服。幸运的是，在这里，我完成了从地理的选择到精神的皈依。

很多假日，我会举家自驾。出三峡，过巴渝，一路向西，抵达群山之巅。在那里，顶着太阳、星星和月亮，看着大地、青草和野花，我总会想起迟子建写过的诗行：

也许从来就没有群山之巅
因为群山之上还有彩云
彩云之上还有月亮
月亮背后还有宇宙的尘埃
宇宙的尘埃里
还有凝固的水，燃烧的岩石
和另一世界莫名的星辰
星辰的眸子里
盛满了未名的爱和忧伤

谁的青春不迷茫？谁的远方都是诗？谁的人生不奔波？所有慌张和不安，说到底，都是因为爱与哀愁。

乡愁是所有人的梦与痛。这些年，我的岳父岳母一直在照着孩子，每到春节，就格外想念他们的故乡——烟台海边的一个小村。每年暑假，两个儿子都跟着姥爷姥姥到烟台生活。现在，他们四人合唱的经典，就是那首《大海啊，故乡》。

他们的故乡也渐渐变成了我的故乡。有太多日子，我会站在村头那片野海边，看着眼前的苍茫和辽阔，想着自己的人生如何才能真正闯出一片海。

我的故乡在平原，在高山，在大海。因为太远太高太大，卑微渺小的我经常够不着。出于被动或主动，我也渐渐构建出一片自己的精神家园，在那里可以看见生机勃勃，看到群山伟岸，看见海天一色。那样的家园，文化为梁，思想为柱，用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来搭建。

唯有返乡是不受控制的。这个春节，我回不去了，但一定会走上通往文明的道路，穿过文化的峡谷，在精神家园中安放不安的中年。

这就是我的春节选择，这就是我的精神返乡。

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

一个人的春节选择

□张燕

整个世界，连同它所有的快乐和痛苦，都会在除夕这一天变得没那么重要。

春节，这个必然到来的节庆，是心灵的抚慰剂——那叫作“故乡”的春风细雨，会拂过每一颗沧桑的心，把每一个疲惫的人带回少年时代。

一直到4年前，我都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。直到结婚生子，我和爱人的故乡相隔500公里，一个在重庆，一个在四川，我们免不了要选择、要平衡、要舍弃。

双城的选择，是距离与亲情的共融，是乡愁与爱情的交织，是两个人和两座城的奇妙缘分。与其纠结，我们选择拥有“第二故乡”，轮流陪伴，互相支撑。

今年春节，是我奔赴四川的一年。出发前，他一如既往地提醒我早一点，回程接近5个小时。我有点不屑一顾，川渝间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水路等大通道28条了，“到你家更快了，让我多睡会。”

果然，一查地图，回四川老家高速只需3小时30分钟。

我像一个胜利的孩子宣布结果，他有点不服，但脸上难以抑制地开心：父母老了，以后周末往返也没问题。

然而，我低估了车流，高速路上堵得水泄不通，我在副驾闲来无事，抬头看高速广告牌——“唱好‘双城记’，共建经济圈”的牌子正好出现在我头顶。

说来也是缘分。我和爱人2020年相识相爱，那年1月，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”第一次提出。本以为是与我不相关的“大战略”，却没料想，和我的婚姻同频共振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一开始担心两人交通不便，却发现成渝日均开行动车组101对，每天有超过9万人次搭乘高铁穿行其间。

后来担心婚后贷款买房不畅，结果川渝全面

我的“双城记”是奔赴

取消使用住房公积金户籍限制，实现异地贷款和提取同城化。

再后来，也想过两地办事麻烦，结果311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“川渝通办”，办件量突破1500万件次。

前几日，我看过一组报道，里面有两个很触动我的数据——

一个成都人，在重庆办理养老保险业务，只需要10分钟。

一位重庆人，在成都办理身份证业务，只需要5分钟。

衣食住行，处处难题，却都有解法。两座城的人，虽然相隔百里、千里，却又如此贴近。

行程一路向前，我昏昏欲睡，被铃声吵醒，原来是我爱人老乡来电。

二人闲聊，说到工作调动，这位大哥被派到了川渝高新园区，我趁机搭个话——高新园区也是重庆和四川“要朋友”的结晶。

他在电话那头大笑起来：对头，对头，你这个形容“巴适”。

因为工作，我常常需要撰写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展，这时候，仿佛找到了下一篇稿子的“切入点”，有点小雀跃。

我爱人自然不懂，只觉得突然聊到了一个“大概”，不知如何接话，便问我，和他结婚以来，春节年年奔波，幸不辛苦？

我说你错了，不是奔波，是奔赴——是我奔赴爱情，你奔赴故土，一座城奔赴另一座城。

这场奔赴，看似是许多人跨越山水的跋涉，背后有国家“撑腰”，有川渝“牵手”，有兄弟“齐心”，所以我们奔赴的时间一年比一年短，我们奔赴的渠道一年比一年多，奔赴的节奏一年比一年快。

我说的“大概”背后，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人。

因为一座城，爱上一个人；因为一个人，爱上一座城。

我的春节选择，是爱，是爱人，是双向奔赴的“双城记”。

我的远方没有诗

□臧博

新春来临之际，翻看过往照片，突然发觉：距离上次与父母共度春节，已经过去七年。

七年，身在远方，心系故土。海子写，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。

“远方”，似乎天生就有诗意。但对我来说，更多时候，远方没有诗，只有生活的一地鸡毛。

曾经，重庆是我的远方，故乡是我的诗歌。

2015年，我还在长江下游，做着重复的工作。彼时，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轰动一时。悄然之间，我也想过从日夜循环往复里跳出来，去寻找有诗意的远方。

于是我选择考研。复习，考试，过线，复试，录取，辞职，转档案，开学。一切水到渠成，没有波澜起伏。

怀着新闻理想，向着远方出发，追寻自己的梦想。三年过去，留在山城，选择了当下的工作，与新闻日夜相伴。

可是，远方没有诗。因为奔流的江海、厚重的历史、璀璨的灯光，吸引了游人的快门，却没容纳游子的忧伤。

生活在远方，逃不过日常。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、孩子上学、老人养老，对我来说往往都是具体的生活难题，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处理家庭困难和现实问题的智慧与能力，日子总是过得磕磕绊绊，偶尔陷入生死疲劳。

如今，故乡是我的远方，亲人是我的诗歌。

少小离家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看够了连绵百里的平原，吃够了种类繁多的面食，就想着冲出故乡，野一野、闯一闯。

离家18年，故乡成了心头的刺。漂泊在外的游子，试图从网络和书籍里、从亲友的描述中，重新绘出故乡的轮廓。

偶然听到故乡的口音，我会悄悄摸过去听他们聊什么，然后在心里用方言加入他们——我在心里，诚恳地与故乡对话。

许多时候，会梦见父母与亲人。他们，成了我《乡愁四韵》里的长江水、海棠红、雪花白、蜡梅香。

父母在老去，城乡大变量，故乡虽在远方，却永存我心。

春节回家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次检验，检验直面生活困难的勇气和能力。

面对婚姻的琐碎、人心的撕裂，面对生活的重压、亲情的拷问，面对为人子的责任、为人父的担当，与其自怨自艾，不如将当下的生活活成诗。

对更多如我一样的游子来说，远方不全是感伤，也不全是柴米油盐。吐槽无效、牢骚无益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生命的诗歌，以及属于自己的独特韵脚。

短视频适度刷，游戏适度打，书适度读，线下聚会适度参加……不将工作等同于生活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，只要不主动断开与他人的链接、与情感的链接，你会发现，一个大城市能容纳你所有的兴趣与热爱。

有了热爱，心情还会灰暗吗？

新春之后，我会再次乘坐D953次列车返渝。一路，从白天到天黑，我会途经安徽、湖北抵达重庆，穿过数不清的隧道，穿过数不清的山川，闪过数不清的别人的家。也许，我会想起海子笔下的那只天鹅：

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、黄昏的泥土
有一只天鹅受伤
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
她已受伤
她仍在飞行
远方没有诗，但有我81平的小家、5岁的女儿和引以为乐的工作。
前路梯坎很长，生活仍需勇气，这个春节，我有点疲惫，但我仍选择飞行。

编者按

这个春节，你如何选择？

拥抱热闹也好，独享孤独亦可；奔赴远方也好，滋养灵魂亦可，最好的选择并不唯一。
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00后、90后、80后、70后的春节选择，看看他们如何为青春写序，为爱情奔赴，为远方呼喊，为灵魂歌颂。

选择，有时是一种无奈，有时是一种勇敢。

最勇敢的春节选择，是独立的，是自由的，是开放的，是能不同的生命，都绽放出自己的灿烂烟火。

□王瑞琳

辞旧迎新时，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，面对长辈的关心。

“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”“今年工作不好找吧？”

刚刚过去的一年里，我辞别校园，进入职场。和同事讨论春节时，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，“你今年回家过年，能送给爸妈最好的一份礼物，就是你顺利地就业了”。

是的。10月，转正那天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其中也有一句，“做一名文字工作者，是我在23岁送给自己最重要、最宝贵的一份礼物”。

同事的言下之意是，父母多年含辛茹苦，无非图我一朝独立、自力更生。而我的真情实感在于，我上了一个适合我的岗位，为青春寻到了好去处。

青春嘛，总是要挥洒在值得的事情上。回头看，2023年，在毕业和就业双重压力的夹击之下，我过得不容易，焦虑失眠的夜晚数不清。好在，不曾有过一丝半点的彷徨或动摇。

我的青春迷茫过。有些年月难推，清晨睁眼醒来，世界如此陌生。

我的青春不迷茫。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，自己需要什么、应该怎样做。

有首歌唱，“20岁的某一天，你朝自己说声抱歉。别怕，你在大海中”。茫然失措、踌躇不安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？

在我工作的部门，70后、80后、90后、00后，不止一次聚在一块讨论，哪个年代的人最幸福。总之，00后没被提名过。

就说找工作，当我们即将迈出校门，好像

到处都已饱和。风口、红利是还在，可我们如何存在？用人市场显然更想要撸起袖子就能干的。

有没有好机会是一回事，知不知自己要什么机会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这一年，和很多来实习的同学聊过天，有的在找工作，有的要升学。或许是同龄人的缘故，大家乐意与我诉说心里话。于是，听了许多次——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去呀”。

这有些令人伤心。青春易逝，如果可以，谁不想抓紧人生的春天，早早播下理想的种子。

“我想成为怎样的人？”面对这种问题，几人不以为然。

而要摆脱迷茫，就是行动。干着干着，就知道理往哪去了，走着走着，我就成了自己的路。

那年我21岁，第一次听说新闻评论这种文体，抱着试试的心态写了、投稿了、发表了，之后就一直接。

前年我22岁，抱着十多万字稚嫩的作品，第一次走进报社。然后，就是刚好365天的实习。

从青涩的写作者，到职业的评论员，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而言，真是脱了一层皮换来的。

脱层皮也值了。职场是另一片天地，在这里，要学会坚守职责，不断修炼武功，也需要摒弃学生思维，懂得如何配合他人、保留自己、成就集体。

不否认，丝滑的身份切换中，有幸运的成分。比如，用我的这家单位，没因为我只有本科学历，就不看我的业务潜力。也不否认，我足够努力，足够坚定。

所以，面对实习生的叹息与疑惑，我回答了许多次——“做你觉得对的，跟随本心”。先去试试吧，答案藏在路上，时光就是机会，努力不会白费。

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欣慰、自豪。我的春节选择是，和家人分享这份喜悦。

过两天，我会带着几份重要的报纸回家，让爷爷戴上老花镜，找找孙女的名字在哪里；我会带着早早准备好的红包回家，今年，没压岁钱领了，我却很高兴。



画/庄紫怡